



警管區制勢在必行

新市長吳國楨到任之後，全市中外市民，一致盼望他對於本市實行警管區制，表示究竟「行與不行」的態度。

新市長畢竟是當過中宣部部長的，懂得宣傳要訣。對某些問題，避免正面答覆，另從側面，作一點若有若無、似是而非的暗示。譬如，他在市府紀念週上說：「決不做使市民麻煩之事。」天真的人們，以為這是弦外之音，警管區制或許不會再實行了。

如果大家這樣天真看法，那末我說一定要「大上其當」！因為據記者探悉，實行警管區制的手令，已由最高當局交給內政部，再由內政部交給全國各省市警察當局，壓令要不折不扣的實行。閉封得風氣之先，本月份內，已經實行。京滬兩地，繼起推行，自然不在話下。

君不見宜局長自內赴京，謁蔣請示機宜乎？因此，反對這種法西斯制度在本市實行，此刻，一聽也鬆懈不得。新市長不同於錢

市長之處，就在手法高明，說話漂亮。他可能使此項制度在大家輕鬆愉快的氣氛中，逐漸推行。表面鬆，裏面緊，以這樣的手法，來打擊民主份子，鞏固法西斯頭子的統治基礎。

舉事實為例，當去冬重慶特務搜查民盟領袖黃炎培家宅時，

他們也會經到一些毫不相干的人家，進行搜查，如盛世才弟弟家中，搜出手槍之類。表示一視同仁，大公無私的姿態。

從過去測未來，警管區制實行之初，當局或許會表現得很和婉，甚至會給一部份市民以印象，此制未必可怕。這正與戰前日本人高唱中日經濟提攜時一樣，面孔儘管和平，然而笑裏藏刀，到頭來總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警管區制，既然勢在必行，則我們勢在必反對到底，決不放鬆！

(博聞)

警管區制勢在必行……博聞	舒繡文的迷信……龍套
四平街之戰……陳浩	每週影劇評介……老觀家
羅家倫談英美……黃嘉燕	馬寅初的像俱被破壞……溫公
「宣傳」備忘……小筆	憶金人……明德
登報捷徑……文	老蒼益壯的馬寅初……金家秀
王元生之死……巴客	社會局不要你坐電車……明
日本的警察……于飯	來的悲劇在廣州……方向
市政府做了被告……根清	今年「五四」狗咬人……高天
王元生不滿大公報……牛兒	革新運動在安徽……李飛
C.C.與C.C.C.……適客	浙江「官不聊生」……玲珍
何應欽談開村事……小宜	再談王雲五將軍……夏漢
王雲五與汪伯奇……商務編輯	杜魯門相形見絀……柳淺深
十年睡伏五年戰爭……少名	人物趣談……新生
從四平之戰看共黨戰略……星容	金素琴嚴拒漢奸……金陵人
王雲五與廢除……亞人	張競生辦「學院」……司空



「宣傳」備忘

上海報上的一些消息，簡直是故意叫人不相信它。

密勒氏評論報的編者，在五月六

日出版的一期上就提到一方面說共產黨「截擊」京滬，另一方面，又宣佈奪取了共產黨所解放的邵伯。許多報紙又說陳毅正指揮新四軍，企圖圍攻揚州、南通與泰州，可是不但執行總部證明了當地共軍情況平靜，而且報上發表的消息，都是國民黨進攻了共產黨的地區，如新港、邵伯和張黃港等。他們又說，新四軍正企圖渡江南下，京滬沿線情勢嚴重，甚至上海市外已發現了共產黨的軍隊，可是上月二十日的大公報專電說：

「一蘇北解放區」共軍，因恐不能立足，刻正劃策南移，緊鑼密鼓，部隊有向魯南活動機。』

同樣，四月十八日新聞報的專電也唱着同樣的調子：

「共軍因知蘇北不能立足，實行普遍圍攻，居民四散，共黨原設鹽城之「抗大」，已遷魯南臨沂……」

一方面說他們要向南擴展，威脅京滬，一方面又說他們「恐怕不能立足」向北撤退，這是怎麼回事呢？顯然這都是有道理的。說他們要進攻，那麼打他就有理由；說他們要撤退，那麼進攻就沒有責任，因為是他們自



四平街之戰

根據報紙上發表

的消息，政府軍已經於十九日晨七時進入四平街。杜聿明將軍總部十九日發表的公報，說到「國軍刻正在城內進行掃蕩工作，並正在該城西北角肅清共軍殘餘。」鄭洞國將軍對合衆社瀋陽記者的談話，也指出：「國軍於佔領四平街周圍之戰略要點與山崗後，已將城北之公路及鐵路截斷。」如果這些都是確實的，那麼四平街的爭奪戰已成爲尾聲，雖然目下該處還在進行巷戰。

延安方面至二十日還沒有正式證實這個消息，延安十八日發表的戰報只說到政府軍十八日在四平街前線會於七處進行攻擊，並有飛機、坦克、重砲等配合，但均被擊退。

當報上都說中共軍隊業正擊散潰不成軍的時候，鄭洞國將軍的談話就非常值得注意了。他說：「國軍於清晨四時進入四平街，此時四平街已成爲一座空城，中共軍隊不知何時有計劃的撤去，甚是驚異。」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報上的消息，全部沒有提到這次的戰果，只說進入四平

街之後，當地十七萬餘民衆，只留下七萬人。根據這些材料，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民主聯軍可能因爲政府軍兩翼已越過四平街，形成包圍，乃退出四平街。由於有計劃的撤退，政府軍的包圍撲了個空，甚至當地民衆，也有餘裕與民主聯軍一同撤出。

即使四平街爲政府軍所佔領，東北的內戰是不是進入決定性的勝負了呢？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四平街的爭奪戰一共是三十三天，政府軍會一連進行了五次猛烈的進攻，即四月二十一、廿二、廿三、與廿九。此後就陷於膠着狀態。直到本月十四日，新六軍與七十八軍的八十八師，由本溪增援四平街前線後，又發動一連七天的繼續的總攻，並且迴避正面的攻擊，而側重兩翼的迂迴。這五次大進攻，每次參加的部隊總共六萬至七萬人，根據外國記者的報導，政府軍爲此會付出了極大的傷亡代價。現在，即使說四平街的戰事已告一段落，政府軍向長春的進軍，克服了中共第一道強固的防線，這是一個勝利。可是這

勝利由於過去三十三天的傷亡與中共軍的全師而退，究竟是否有利於此後的軍事行動，那還是一個疑問。

一如衆所周知，政府軍原定四月一日進入長春。正如申報專電所說，他們當時在估計中共軍的力量時，犯了大大的錯誤。如果四平街之戰需要三十三天的時間，那麼在政府軍的前面，還有更險要的長達三十公里的公主嶺。沒有打下公主嶺而誇言一星期內可以進入長春，無疑將重複三月底四月初輕敵的錯誤。

此後東北的內戰重點，無疑將是公主嶺了。我們可以預計，由於中國的反動好戰份子的一意孤行，將有更多的中國青年的血流灑在這積雪的山地上。單純從空間的距離來說，四平街到長春是二百華里，可是從過去兩個月政府軍進展的速度來說，那麼這二百華里將是一個極長的距離。東北人民隨處可以築成長城，每個民主鬥士站着的地位，都是堡壘。當全師而退的民主聯軍又在公主嶺一帶築防固守時，我們相信東北的內戰上，一定要出現第二個至第三個第四個四平街。不錯，他們的退出四平，表示他們已受了挫折，但必須記住，失去四平完全不等於失去長春。

以後事實的發展，將證明那一種看法是正確的。

(陳浩)

已撤走的，只要能給內戰找藉口或推脫內戰的責任，就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也是在所不惜的。

密勒士評論報的編者自己已有過這樣的經驗：

「也是上星期，本地報紙說共產黨的軍隊對魯中兗州國民黨軍隊用瓦斯彈。不久之前，我們坐在兗州城外新四軍火線上，整夜城內守軍發了幾百門砲，共產黨一砲也不開。城內守軍是曾代日軍作戰的第三方面軍吳化文部（這也算是『國軍』嗎？），而城外的是由浙東來的新四軍，照理說，他們還可能使用原子彈哩！」

白崇禧將軍在北平的記者招待會上說：「國軍整編計劃第一階段業已完成。」第二天後，在瀋陽的雞尾酒上，却對大公報記者說：「目前戰爭狀態，整軍無法執行。」這是怎麼回事？總不是酒後失言罷？

中央日報說滿州的共軍利用偽軍作戰，罪大惡極。我想給這位記者一面鏡子，長春的守軍未戰之前是「國軍」與「英雄」，失敗之後就公開宣佈，乃是改編加委的偽軍。孫良誠、龐炳勳、孫殿英、門致中、吳化文、李守信、張景月等等，豈不是搖身一變而為「國軍」了麼？

難道這也配叫做宣傳？自打嘴巴，畢竟不是生意經，我看還是多服幾貼大補劑，增強一點配性，而後再下筆罷！



羅家倫談英美

最近看了一次前中大的校長羅家倫先生。這一次，羅氏出席聯合國教育會議到倫敦漫遊歐陸，後來又以私人資格，訪問美國。所以對戰後的世界，頗有一點話想說。

他對於英國及其屬地的看法，是這個古老的帝國，在許多地方的確是露出了「下世的光景來！」物資的缺乏，是個普遍的情形。在英國，他被倫敦鄉下的一位紳士接了去過周末，那位紳士却不得不從政府里取得配給證，才得接待這位賓客，否則他將沒有充份的食物來招待了。英國人雖然那麼「苦」，可是守法的精神極好，絕對沒有像中國那麼窮人沒有飯吃，國人從飛機上運大蟹的情形。

羅先生又到許多大學里去講演，那些教授與作教務長的人，全是羅先生當年的同學。羅先生很坦白地與他們談話。他們說美國現在因為復員關係，學校中大人滿之患，所以對於中國的留學生實在不大歡迎。同時有一批中國官員的少爺小姐們在美國買了新汽車，手頭闊綽，花天酒地，很使美國人看不上眼。這些人正從一個貧窮飢餓的國家出來，對這個國家又

正向美國借款，定購武器，又正打得好熱鬧。羅先生就看到有許多學生住在一部部舊的汽車里面，在那個蝸牛的天地里邊造起家庭來。美國目前房屋的嚴重是可慮的，然而却還運給中國許多木製活動房屋。

關於美國人的守秘密與道德的精神，羅先生更說了一件「秘聞」，那是杜威與羅斯福競選時的事。杜威攻擊羅斯福的政府的軍事負責人員，明明知道了密碼，却還讓日本人偷擊了珍珠港。馬歇爾將軍當時是參謀長，他馬上寫了一封信，用火漆封好，派一位將軍送給杜威。信打開，頭上說：「如果你能宣誓保守秘密就請向下讀，否則，請即將原函封好（不要讀下去）交原人帶回。」杜威馬上伸手宣誓，再讀下去。信上說美國的確得到了日本軍用密碼，如果為了國家，請不用這點，作為攻擊現政府而作競選的工具。結果杜威保守了秘密，而日本人的一舉一動，美國人都已經事先得知了。這樣，美國打了勝仗。

美國的大學生現在正捲入一種研究的狂熱中。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MIT）在門法，一邊研究雷達

，一方面却研究反雷達。令人不禁要想：中國的大學是在反民主、撕毀報還來不及哩！

他的結語是頗精彩的。在倫敦時他去看了有名的歷史家，作「世界史綱」的 H.G. Wells 威爾斯老先生。他老先生在德國轟炸最烈的時候始終未離開倫敦。足以看出這個老學者的愛倫敦也就是愛祖國的精神。

羅先生提起他老先生寫的一些科學小說，老先生嘆息說：「五十年前我就給人一個警告，人類將要為原子所毀滅！」羅先生又說：「我覺得戰爭對營的力量是容易的，但是戰勝人類的愚蠢却是大難事。」威爾斯沉重地緩慢地回答：「但是現在世界却在愚蠢的頂點！」（黃嘉惠寄自重慶）

登龍捷徑

陳納德到了檀香山，下機即發表談話，說子彈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中共的軍火是蘇聯供給的。
端納在聲請回到「第二故鄉」之前，就說「如果在中國實行普選，中共必獲勝利，西方的民主在中國決計不能採行。」
遠在美國的鮑惠爾，則說：「美國政策已遠下了後患，不應該再對蘇聯妥協，否則中共便會更得勢。」
於是，陳納德的計劃功成垂敗，端納做了「上國賓」，至於鮑惠爾，既然送了這個秋波，不久，包準可以得到雙倍的報酬。
(文)



王元生之死

五月十七日深夜，南京情事家『王元生』在南京死了。這消息直至十九日才在上海大公報發表，該報總編輯王芸生寫了一篇『悼元生兄』的文章，這中間有兩段，講到王元生的晚年，甚為寂寞悽慘。

『日本投降了，抗戰勝利了，我這位對抗戰大有貢獻的朋友，却漸漸陷入悲境了，很有飛鳥已盡而良弓無用的神氣……以後，遠東顧問委員會沒有他，赴日本的中國代表團也沒有他，他感到茫然，煩悶，也相當牢騷，他既未得其用，他的機關也在風雨飄搖之中，這便國際問題研究所最後決定改隸軍令部，未曾實現，其後又決定改隸於外交部，也未實現，以後又頻傳要取消。他個人鬱鬱，與他共事的同人憤憤失樂之聲。』

文章寫得很樸實，看的人摸不着什麼頭腦。為什麼王元生勝利後如此不得意？理由很多，聽我道來。

第一，這是由於中統與軍統的衝突，王屬中統，但又在

中統之中獨樹一幟，擔任對敵情報，這在工作上與戴雨農發生不斷的磨擦，他的情報直達蔣主席，不經過軍令部的轉呈，王又急功好勝，因此往往『禁』了戴先生的『台型』。勝利後，王在馮的部下徐某等首先接收敵偽機關，封了不少房子，得了不少黃白物，（據說日特獻金更不少。）特別為戴不滿者，接收了最珍貴的一切『滿鐵』所有的最珍貴的一切文獻材料物資，此事戴大為不滿，先攻訐徐某的貪污，後向湯總部要求接收『滿鐵』材料，湯因先已交給『國際問題研究所』所以祇能答允雙方共同使用。軍統便反客為主，陸續再從王氏手中調定了最重要的東西，一面徐某受人攻擊，內

部也發生鬥爭，借此機會下野。王到上海後，又想接收『大陸新報』，但『大陸』已由湯總部接收，出版『改造日報』，于是此路又不通行。

國際問題研究所改隸軍令

部之事，因為過去抗戰期中，因情報爭功常有衝突，雙方積不相容，所以無法合作。王率部之餘向主席上呈，請求解散，主席批了『毋庸解散』，並決定調歸外交部，可是外交部王世杰對他這位本家也沒有好感，而外交部中下層都在軍統手中。於是走頭無路，想利用他部下邵毓麟的關係，到朝鮮去發展（邵任朝鮮領事），可是邵氏遲遲未能成行，此事又

經此打擊，王乃憤而北行，想到北平去看看再說，可是到了北平，還是一籌莫展。這位矮胖子既急又氣，血壓上升，便又不能不發瘋南歸，寂寞而死了。

飛鳥盡，良弓藏，不知和他名字相同了六分之五的某先生看了這個結局之後，有所感否？

（巴客）



日本的警察

日本曾是一個『絕對的警察國家』，這所謂『無所不警，無所不察』。早在維新之前，政府已經置有無孔不入的密探警察網，在維新的過程中又有許多以前的『武士』（也就是當時的特務）加入警察。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因受國際民主理想主義與列寧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激起了大部分人民要求民主改革的呼聲。

這些運動來勢兇猛，致使專制的統治者大為不安，他們一方面表面上作一些讓步，一方面實際上就加緊專制統治。一九二五年政府准男子有選舉權了，但差不多同時政府又通過了一條『防止危險思想法』，賦予警察以絕對的行動自由，任意搜查逮捕企圖或只是討論改革專制政權的那些人。警察登堂入室，肆意侵害人民居住自由。

日本地主思想的老謀深算，在入獄以前一直有警察駐在他的住宅前面，監視並干涉所有去探望尼崎老的人。自然警察也隨時叩門而入，『訪問』尼崎家人，調查其

王元生與另外一羣『敵情專家』都任之，羅堅白，還有一位已赴日本的軍令部李處長等談對日問題，談到剛去日本的青山和夫和剛到上海的龐地軍時，鄭任之長嘆一聲：『我從來不主張讓青山和夫回日本，起碼也不應該讓他這樣早就回去。現在好了，青山回去了，而且一到日本就向美國記者發表談話，說什麼除了沒有打罵外，中國對日本僑俘也無什麼好處之類！真是氣人。』

我們現在要對付誰呢？『龐地』是他供給在座的人們（據說還有兩位御用記者）一個情報，

王元生不滿大公報

王元生死了，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特於當晚寫了一篇『悼元生兄』，文中力述他們交往之密及王元生與大公報關係之深。

但是不幸得很，這位與大公報關係很深的敵情專家竟到處痛責大公報。有一





市政府做了被告

錢大鈞市長下台了，但在牛個月前主領的上海參議員選舉的醜劇，直到今天還下不了台。這是五月十四日的報上揭露了「五位律師控告市府」的消息，記者在當天下午就看見了其中的兩主角夏功楷、吳慶齡兩位青年律師，其他三位是選民，並非律師。

吳律師

吳律師微笑着說：「我們這一次的舉動，即使勝利了也不能担保重選時就貨真價實，所以我們的目標，是希望起一種教育作用，因為政府舉辦參議員選舉，既標榜為「民選」、「選政於民」、「民主政治的開端」，就應該認真辦理。譬如根據選舉法規，候選人與選舉人，事先應公告登記，但市府與各區公所未准照實行，却以候選人申請書與選民身份證作為登記，這種變更法律的原意與行動，雖經內政部核

准，但仍是違法的，而且自籌備到選舉，經過一個月時間，足够實行完備的法律手續，結果草草了事，至少應負辦事不力之責任。」

吳律師感慨地說：「政府要人守法，自己却可任意違法，實在保存着封建時代的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作風。因此我們要竭力喚起人民注意，民主政治的靈魂，選舉制度絕不是兒戲，基礎不做好，一切都是空架子。」

夏律師

夏律師指着報紙上市府公佈的候選人名單說：「看了這各區候選人名單，和選舉後的各區當選的名單，比較一下，就叫人摸不着頭腦。第六區的候選人諸文綺，第十區候選人石邦藩，競選時却在第十區候選人名單上發現，事前既未更正，選舉人怎麼會投票選舉他們，而結果竟然當

行動。

對於日本勇敢的女社會改革家石木蘭士，警察在一九二七年把她逮捕前，早已經常嚴密監視，有一次她到足尾（按在東京之北日光附近）向鋼鐵工人演講，就去了三個警員，隨行監視。至於石木的朋友鹿地亘的妻于池田幸子，被警察們處處得更不容氣。警察曾一再拘捕她，有一次為了禁止她鼓勵女工要求改善生活，折斷了她的手指。自然鹿地也經常遭受拘囚與虐待，因此他終於不得不離開了日本。

這次戰爭前，日本的警察局曾派員前往德義考察，學習它們的特種技術，後來這些由

選，就可以證明真正的「選民」是誰了，也可以明白當選的人是早有安排了。這能算是民選嗎？試想，國際觀瞻所在的海倫且如此，其他各地更不用說了。」

夏律師對於和平日報上登載大光社發佈承辦選舉負責人的談話，非常氣憤，他駁斥道：「他說人民檢舉如無證據，將被認為反坐誣告。又說對於我們這次檢舉將以書面答覆。這位負責人，實在缺少法律常識，原告訴訟為民事，最多遭

德義歸來的警員就充任各重要都市的警察首長，極力使警察特務化，蓋世太保化。作戰期思想警察更太過活動。據盟軍當局宣稱，一直到日本將投降的時候，警察還殘酷地虐待監獄裏的政治犯，他們用種種方法，傷害有經驗的反法西斯領袖。當蘇軍開入庫頁島南部以前日本屬地時，他們發現了許多被用刀子砍死的政治犯遺屍。

就由於日本法西斯警察摧殘人權那樣厲害，麥克阿瑟開始管制日本以後，就取消了些思想警察，他們已沒有任意闖入民家調查訪問的職權。

（于飯）

院方駁回不受理，並非刑事案件，怎麼會構成誣告罪，頂多是敗訴而已。其實證據多得很，每個選民都可做證人，並且，代書人的舞弊，市府已經承認了。這種談話的用意，不過是想「虎人」，封住人民的嘴罷了！」

最後，他們都一再聲明，完全是站在民衆立場上，來作一次民主政治的實驗，並且為表明絕無私心起見，如市府敢訴，參議員重選時，他們也不參加選舉。（根清）

說是麥克阿瑟有電報到上海，否認曾經聘請鹿地為顧問：「希望把這個消息發出來，讓鹿地無法招搖！尤其希望大公報刊載這個消息。」

坐在旁邊沙發上好久不講話，戴着黑眼鏡的王瓦生這時候開口了：「不要提大公報了，青山和夫的走，就是大公報的老板胡政之一手包辦，替他託人情，替他弄飛機票。而且，還聘請他做東京特派員。青山一到上海，第二天便在大公報上發表了專論。真是莫明其妙！胡政之未免糊塗，還攪不清楚青山的背景和用心。」當時似乎還說：「有機會碰見胡政之時，要『跟他說說』。同時，王瓦生特別指出：鹿地就任麥克阿瑟顧問的消息，正是大公報刊載的，『不知是何居心』，言下不勝其忿忿。

這一點恐怕是坐在編輯室裏寫文章的王雲生所不了解的。恰如王雲生不了解國際問題研究所在上海接收房屋，而說王瓦生一身清苦，身後蕭條一樣的可笑。

（牛兒）

× × ×



CC與CC

人們一提到CC，總因為它的首領為陳果夫和陳立夫兄弟，便有些人愛穿鑿附會，以為CC就是兩陳。其實CC乃「中央俱樂部」的英文字的第個字母。當時（民國十七年）中國黨派分裂，稱中共為C、P、中共青年團為CY、國民黨左派青年團（陳公博、甘乃光等為首）為LY、孫文主義青年團……為SY。以是兩陳為首的中央俱樂部，人以CC稱它，它也以此作為自己組織的代名，遂沿用至今。

CC組織之初，正在北伐後，繼之打內戰。一面打共產黨，一面也打黨內的異己：如「討桂」、「討唐」、「討馮」、「討閻」以及「討汪」等，黨外環攻，黨內紛紜，人心渙散，黨幾不黨了。CC的宗旨是聯絡黨內同志，互相砥礪，地點在南京之五通橋，主幹除陳氏兄弟外，有徐恩曾、程天放、段錫朋、賴遠、曾慶甫、張

道藩、馬星野、余井塘、蕭舜、方治、潘公展、蕭同茲等。這一批人現在都居「黨國」要津，而當年不過是黨內的三四等角色，打起擁護的旗子，在黨內反汪反胡反孫反老朽昏庸，在黨外反共反第三黨。在內戰期間，政學系在國民黨政府內，由楊永泰為首把持政務後，汪胡已衰落，CG的第一個政敵便是政學系，第二個政敵是太子派。楊永泰被刺死後，政學系會一時不振，CC的第一個敵手是復興社。（有些人以戴笠領導的特務為復興社，其實戴本人係復興社分子，而復興社的首領却不是戴氏，而是鄧文儀、賀衷寒、康澤和鄧梯等四大金剛。）

CC在蔣氏支持下，先壓胡汪，再壓倒政學系。胡汪一蹶不振，政學系却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寢且復甦，越發壯大。始終為CC之最大敵手。

CC與各派

蔣氏執政以來，國民黨黨內文武各派，合而分，分而合，朝雲暮雨，變化萬千，CC是主要的策動者，有時置身事外，有時置身漩渦中。大陳專運迎蔣氏，一時成為蔣氏的主要幕賓，小陳內外並顧，縱橫俾圖。時至今日黨務幾乎盡落於他們手中，連各級民衆團體之招牌，也全落在他們的懷抱。他們已可左右蔣氏，也可顛倒是非了。

不過好事多磨，抗戰結束後，全國民主運動風起雲湧，中共與全國民眾派與民主人士，緊密合作，徹底反獨裁、反內戰。以CC為骨幹的國民黨的反人民政策，打內戰陰謀，處處碰壁，連CC派所拚命反對的政治協商會議終於在全國人民的一致主張，「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極力支援下實現了。還政於民的支票，不容空發而要兌現了。至此CC派眼見民主浪潮沛然不能抗拒，惟有與各反動的敵對派勾結，聯成反動的陣線，一齊反動，企望破壞民主運動於一時，苟延一黨專政，個人獨裁。於是本「外禦其侮」之舊套頭，實行黨內結納，向復興社、向保定派低頭，結成三C陣線。

三C的結合

即原日之CC加上保定系軍人陳誠、黃埔系份子等。更連一向水火冰炭的軍統（由復興社輔翼）和中統（由CC主導）兩個特務組織，也力謀妥協合作。站在黨的利益上，堅持內戰，堅持獨裁，打擊政學系包辦政務的官僚集團，打擊孫科派傾向民主。在黨外則拚命反蘇反共反一切民主。

各派的動向

據說三C的結合，初步已經成功，在國民黨二中全会裏，攻擊國民黨，在參政會攻擊政學系，叫囂維持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約法，是他們行動走向一致的表现。陳誠為什麼在此時與CC合作呢？目的在孤立何應欽，結納胡宗南，通過復興社企圖將軍統中統的行動一元化。張治中不願牽入漩渦，打算放棄在中樞的一切軍務團務，到新黨一個人口不及三萬萬的省主席，一面可就近與胡宗南朱紹良等聯絡，一面觀看陳陳與何白的鬥爭。何應欽本來不甘示弱，佈置中原大戰，原是牽制三C擴奪其地位之一法。不幸，事與願違，只好以退為進，卸下軍職，採用「坐山觀虎鬥」之策，準備等到陳誠的鋒芒稍殺時，再來穩坐他的第二把交椅。（過客）



何應欽談岡村寧次

何應欽將軍是一位有名的軍人。對於內戰，頗有作為，訂立何梅協定，更海外聞名。日本投降時候曾飛南京接受敵軍「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投降。今事已隔多月，何氏的名字雖然內戰及反共的新聞裏時常提起的，岡村則久無消息了。最近上海的報上，如時事新報，登出了

「敵酋岡村寧次在京依然逍遙」的標題，於是我們知道岡村還沒以戰犯受審，的確還在京逍遙。據何應欽的說明是：岡村將受如何處置尚未確定，可能要調查他是否戰犯。因為何氏對於侵略軍的總司令是否是戰犯當覺可疑也。

這當然是有理由的，何氏自



王雲五與汪伯奇

過去政府對付地方軍閥，有一套引虎離山的方法，就是先請他當中央政府的部長。當了部長，地方政府自然要由政府派人接替，這樣一來，等地方政府被政府接收之後，空頭部長當過一個時候，政府就隨時可以要他「出山」，而這一個省的地方就「中央化」了。現在，政府用這一手對付了商務印書館，王老闆「出山」，從此商務印書館「黨化」了。

政府此次「起用」王雲五，可以說是有一舉三得之妙。第一是用黨外人物，可以對美國表示「民主化」，以便進行借款。第二是對「中間人士」(特別是政協會中的無黨無派代表。上一個時候，就有過傅斯年出長教育的風聞)起誘導作用，使他們傾心中央。第三是如此一來，可以把商務印書館不費吹灰之力，派人接收，不露痕跡地實行黨化。

關於王老闆出山之事，接洽已久，讀者不信，可覆按前一週報紙，王已有辭去商務總經理之說，便是明證。當時，王對於部長這個位子，也頗躍躍欲試，可是老公精於世故，對於政府欲得商務而甘心之深心，也早有警戒。所以當政府和他接洽，請他「出山」的時候，他曾向接洽人提過商務後任的事情，政府推薦兩位部長級的人物：潘公展、許孝炎。王老板說：照商務成規，用人總不能用完全與商務歷史上無關係的人。於是政府方面又提了朱經農，(這位先生最近在南京主張「國大」自行集會，頗為實力，政府有重用之意也)因朱和商務有過一段歷史，但是王老板還是搖頭。最後乃由王推出老好人李拔可「暫」任總經理，王老板才走馬上任。

洽已久，讀者不信，可覆按前一週報紙，王已有辭去商務總經理之說，便是明證。當時，王對於部長這個位子，也頗躍躍欲試，可是老公精於世故，對於政府欲得商務而甘心之深心，也早有警戒。所以當政府和他接洽，請他「出山」的時候，他曾向接洽人提過商務後任的事情，政府推薦兩位部長級的人物：潘公展、許孝炎。王老板說：照商務成規，用人總不能用完全與商務歷史上無關係的人。於是政府方面又提了朱經農，(這位先生最近在南京主張「國大」自行集會，頗為實力，政府有重用之意也)因朱和商務有過一段歷史，但是王老板還是搖頭。最後乃由王推出老好人李拔可「暫」任總經理，王老板才走馬上任。

今後如何，現在還不可知。但是商務股票大多已在「噶嘻」手中；加上淪陷時期，上海商務也頗有一點把柄捏在什

己說的很明白，他說：日本投降以後，這送日軍回國，本是中國政府軍的責任，但是因為政府軍在對付共產黨，很忙，所以把這責任委託岡村了。敵軍總司令既替中國政府做事，也就是間接幫助政府軍對付共產黨了。大概何氏因此就懷疑他是否戰犯了罷？不過說到後來，何應欽終於想到他自己之外，還有別人存在，岡村寧次除幫忙政府軍之外，還有屠殺中華人民的事實哩，所以最後又覺得沒了把握，遂有岡村做了這種工作，「是否可有

「統」手裏，所以虎一離山，蛟一出洞，這一民間文化事業的運命，就斷定了。

和此事聯想起來，申新兩報的運命，更加淒慘。過去大權在握的汪伯奇兄弟，現在退居一個普通股東的地位，連董大經理還下了一道官氣十足的命令，不准本館職員外兼職務，這目的完全是為了打擊元老派的「二嚴」之故。蓋嚴獨鶴乃兼「大英晚報」總編輯，嚴謬謬也正兼「立報」總經理也。此令一出，「小記者」嚴謬謬聲首先辭職，「鶴老」儘管「胃口好」，可是看情形，也不

能就下去了。嚴謬謬在接管之初，大為賣力，也寫了不少反共文章，結果如此，可哀也矣。

老牌文化機關，一律都籠罩在「噶嘻」的侵略恐怖之中，他們的運命，大概也不會和

補於戰爭罪犯之指責」的話。祇要沒有人指責就好啦！

此番受降事件選別有佳話，即當時上海日報上登出上次備忘錄時，中間有幾條是秘密的。好像中國人民及盟邦都不曾知道秘密的是什麼。現在何應欽已在紀念週裏報告辦理受降的經過，可否把從前守秘密的幾條補充報告一下呢？

現聞何氏將改任國防部參議委員會委員，岡村遺囑在京，訂立何梅協定之梅津兩已以戰犯身份在日本受審云。(小宜)

消息半周刊

每逢星期日·四出版

編輯兼 謝 易

發行人 謝 易

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 消息半周刊社

三二二弄十一號

本刊在星 電報掛號 請登記中 一三七八二

「十年雌伏，五年雪辱」的陰謀



我們在報上看，武裝的日軍，在蘭錫山的指使之下，依然在進行屠殺中國人的罪惡行爲。這批直接進行屠殺的劊子手，固然罪有難逃，而指使者的罪狀，更是罪惡深重。這批帶着武裝而逍遙自在的日仔，他們正忙着與中國反動派頻繁地接觸，例如上海之市川參謀金子參謀等，以及岡村、松井、土房等高級指揮官，他們聯使中央軍攻擊中共軍，誘使中國內戰儘快爆發，盡量擴大。在華北就有日軍，特別如都市、備、鐵路警備等

這樣一來，武裝日軍得公開存在於中國境內活動，前時時津浦路上就有再武裝之日軍在警備着。

當日軍投降的時候，上海陸軍少將川本曾說：「爲使我們再起，與重慶同志作密切之聯繫，乃是保存我們最低限度的勢力的溫床。」岡村寧次大將則說：「五年以內可以再起。」

目前中國的內部情形，正如日本侵略者所希望。局勢愈來愈尖銳化了，而增進了他們再起的野心。他們的「十年雌伏，五年雪辱」的「信念」，正在這種情勢下勃發，他們正在擴大它的潛勢力。(少名)

從四平街戰役看共黨戰略

記者昨晤某退伍將軍。他曾經當過師長，現已退休，談笑風生，議論縱橫，不脫軍人本色。在談天中談到目前東北的四平街之戰，他說：「中共部隊竟能堅守四平街達一月之久，實在是驚人的事。向來大家都知道中共部隊擅長打游擊戰，至多也只是打運動戰，幾乎可以說，從來沒有打過陣地戰，

由游擊而陣地的中共軍

但這次四平街之戰證明他們已經學會打陣地戰了。」
某將軍說，在民國二十五年圍剿江西時，他也曾參與。那次中共部隊之不得不突圍而作二萬五千里長征，即因他們本只能打游擊戰的部隊，却被迫着打陣地戰，所以失敗了。士崩三日，刮目相看，今日中共居然能如此作陣地戰了。
抗戰剛爆發時，某將軍在平漢線作戰，那時八路軍初試鋒芒，在平型關打了一個有名的大勝仗。據某將軍

看，平型關之戰仍只是一個運動戰，是集較大部隊而作的奇襲，並不是陣地戰。而以八路軍當時的實力，也不可能經常向強大的日本敵軍作平型關之戰這樣的大運動戰。所以某將軍認為，在抗戰期中，中共部隊始終堅守以游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的戰略，實在是極其有眼光的決定，因游擊戰來困難敵人，也的確在抗戰期發揮了很大作用。民國二十九年，八路軍在晉冀發動百團大戰，這次是把許多分散的游擊部隊集中起來而進行的大規模的運動戰，只是其中仍雜着游擊戰的成分。某將軍評論說：「這次百



昔日兩對手，今日兩部長

王雲五與廖程雲

王雲五先生曾任經濟部長，我不禁想起會為王氏對手的廖程雲先生了。廖為共黨，上海老一輩的工人皆知其名。他是松江人，商務印書館發行所的店夥，大革命時曾領導商務三千多職工援助北伐，組織工會，為商務工會的執行委員長，與黨時代代表商務資方的王雲五氏，恰恰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材。大革命失敗之後，廖氏仍留滬進行秘密工作，大約在一九三三年入江西，

工出身，但由於幾年刻苦努力，文化上的修養頗深，各方面智識甚豐富，現為共黨中之有數財政經濟人材。將來廖氏與他原來的東家，各在中國經濟建設上，料想要大較一番身手，看究竟是東家高明，還是夥計有辦法。廖氏對昔日商務同人頗為懷念，每聽到館中又在裁員減薪的消息，常微嘆道：「他們如仍沒辭職，可以到解放區來！」一九四四年夏，黃炎培等參政員赴延安考察，王雲五本亦在赴延之列，在延的老商務同人及廖氏等正準備竭誠歡迎，惜王氏臨行「因病」不果，他們頗為失望！（亞人）

團大戰固然給華北敵軍很大的震動，但是八路軍自己損失也實在不小，他們的參謀長左權也在這役所引起敵寇掃蕩中犧牲。八路軍將士敢於在那樣的情況下發動這次大規模的進攻，實在值得欽佩；他們在打了這一仗後，收到相當的戰果後，即行停止，仍轉為以游擊戰為主的戰略，尤其值得欽佩；而在進行着游擊戰的時期，又已積極地儲蓄人才，準備力量，改進部隊的品質，以為轉向正規戰的準備，這更加令人佩服的了。」

「在外行人看起來，某將軍笑笑說：「一個善打游擊的部隊轉為正規部隊似乎不是什麼難事，但實際上這是極不容易的。尤其是指揮作戰的人，其戰略戰術思想的改變有決定性的意義，自然，整個部隊的訓練也是很要費氣力的。」據某將軍看，現在中共部隊固然還不能說是已全部改變成為善打正規戰的部隊，但是在最近的幾次重要戰役已表明中共部隊在作戰中有了很大進步。」

某將軍說：「在抗戰未結束前，我們已聽到中共部隊在一面作戰，一面積極練兵整訓，準備轉為正規部隊。平心而論，若不是戰鬥力加強，他們在日本投降的期間，是不可能從敵偽軍手裏收復那麼多的城市的。抗戰結束後，首先太行山的長治、其次在漳河北岸一戰，閻錫山軍與馬法五



夏衍·白楊·舒綉文的四度離合

舒綉文的迷信

上海宣傳已久的六場戲院的「芳草天涯」開排了一天，突然又中止了，原因是舒綉文脚上在了一個疥癬，入院割治，臨時期內不能掛演了。從這事件說起，一位和戲壇關係頗深的舊友講出了一段近乎迷信的故事。

舒綉文自己說，他和夏衍的劇本無緣，抗戰八年，她一直沒有機會演過一次夏衍先生的劇本。這不是說舒綉文不歡喜，而是鬼使神差，每逢她決定了演夏衍劇本的時候，一定會發生變故，這奇妙的事情已經發生過幾次。

第一次，民國二十八年，在重慶全國明星大會中，演夏衍的「一年間」，臨時排戲，舒綉文鼻子裏生了一個瘡，開刀，臨時中止。

第二次，民國三十年秋天，中黨鄭君用排夏作「水鄉吟」，舒綉文非常歡喜這個劇本，自告奮勇擔任了一個重要脚色，可是排了兩天，導演解翁里盲腸炎入院，臨時中止。這個戲吹台。

第三次，下一年潘子墨再排「水鄉吟」，還是請舒綉文，她以為這次一定可以如願了，可是舒小姐的鼻子

裏少傷患極重，又臨時中止。

這次「芳草天涯」，也祇排了一天，當天回家脚痛，預感不吉，次日即入院開刀。

和舒小姐正相反的，白楊小姐就



每週影劇評介

上海人一窩風，演了近一個月，這個禮拜觀衆依舊擠看「離官圖」，光臨前台擠碎了玻璃門，照情形，此劇有連演兩個月可能。

三個新戲上去了，結果都似乎不很良好。「苦幹」的「金小玉」上座中上，演出也在水準以上，「男女之間」第一天就祇五成半，週末稍有起色，主題和手法太俗套了，導演也不够勁，總評：「中平」。

豪華的「魂歸離恨天」以「大悲劇」為號召，看完了像喝了一杯出了氣的酒，不味，不使人感動。

中電第三個戲「大地回春」，在截稿之前擠上看了第一場，覺得和重慶演出比較，成績稍差，導演演員的實力可以看得出，無奈在民族工業瀕

和夏衍先生的劇本頗有因緣。白楊主演過「一年間」，主演過「法西斯細菌」，因為這個戲裏，白楊演一個日本女子演得極爲成功，劇作家夏衍認爲「好到不能再好」，便特別爲她改寫了一個外國古裝戲的「復活」。

(龍奎)

現在上藝「芳草天涯」停排之後，又回復到「法西斯細菌」，主角當然非白楊莫屬了，這是白楊女士演夏劇的第四次了。

於全誠的今天看來，董事已失時效，悲壯變了滑稽，這恐怕是因爲劇作家過去太樂觀了一點的原故。

卡爾登下一個戲改排同一劇作家的「法西斯細菌」。

下週沒有出色的影片，愛看「曲線」的依舊可以去看「出水芙蓉」和「瑤池公主」，這兩張片子演期越長，就表示影迷的欣賞程度實在很低。

金門巴黎的「大鬧淪陷區」可以一看，假如對戰事片還有興趣，那麼「轟炸名古屋」也還是中上之作。

金都上演「亨利五世」，這張片子在英美頗爲哄動，但預測上海不一定受人歡迎，去看之前最好有一點關於英國歷史的初步準備，否則，沉悶會使你入睡的。(老觀衆)

都吃了虧。中共指揮這兩戰的是劉伯承。劉伯承爲川中宿將，誰都不能不承認他這次守瀘河的一戰是打得最漂亮。馬法五選用老眼光看八路軍，他以爲面前的不過是羣草雞，一定是看見浩浩蕩蕩大軍殺到，就只能紛紛散開。却不料結果敗在劉伯承指揮的運動戰前頭。

瀘河之戰還是運動戰，而四平街之戰却是配合着運動戰的陣地戰了。某將軍說：「中共在東北是由林彪指揮。我和林彪可說是老朋友，因爲我們在戰場上好幾次做過對手。但是我們還從未會見過。」記者告訴某將軍說，我倒會見過林彪，那是在民國三十二年林彪到重慶謁蔣，並進行國共商談時。我的印象，林彪很年青，是一個溫文爾雅的書生，一點也不像個統率百萬雄師的大將。某將軍笑了一笑說：「你不要看輕這一個書生。據我知道，林彪是在民國三十年作戰受傷，養傷稍癒後，好幾年沒有直接領帶部隊，但他却利用這時機潛心學習，很學了不少東西。中共這次派他到東北，到了東北後，在他指揮下竟能造成四平街之戰，這樣的硬殼硬打的陣地戰紀錄，的確了不起。這一支善打游擊戰的部隊，現在竟能不止打運動戰，而且打陣地戰，從此，中共軍隊的實力更不可小視了。」(星客)

馬寅初的傢俱被接收

馬寅初博士，在杭州法院路三十四號置有住宅，雖不怎樣富麗堂皇，却也楚楚可觀。那年廬山集訓，馬氏趁講學之便，攜眷上山避暑，杭州老宅，託人看守。瀟戰爆發後，杭州相繼失守，馬氏的住宅，當然也同樣淪陷，而由敵寇來代為「照管」了。

勝利之後，遷所住宅，就給第三戰區某部隊的長官購上了眼，不問青紅皂白，趕緊派員接收，雖經看守人聲明此

係馬氏住宅，並非遺產。無奈來勢凶凶，非可理喻，不得已通知浙省主席，要求保護。黃主席驚恐之餘，也以為此馬來頭大，急得非同小可，立刻差人去阻止，那知老總們還大打官話：「屋子即使是姓馬姓牛的，但是傢具是敵寇遺留的，我們有權處置。」說時遲，搬時快，馬氏所有的傢具，裝滿了三大卡車，就此不別而行。

此番馬博士與匆匆地趕回杭州，看到這座軀殼無恙的住宅，大有馬去樓空之歎，真弄到啼笑皆非。(溫公)

老當益壯的

馬寅初先生



馬寅初老先生不像一個六十五歲的老人，他紅潤發光的臉和他茁壯的身軀，說明他越來越年青。事實上他的確越老越健，他沒有被任何方面威嚇所屈服，他一直保持着他自己堅強有力批評政府的意見，他直率的說話依舊毫不顧忌。

他住在一家銀行的經理室後面，當我會見他的時候，他的二小姐也在一起，二小姐說：「爹爹還是這樣健談。不懂他，就是她們五姊妹二兄弟

在一起的時候大家哇哇哇哇熱熱鬧熱鬧，加上爹爹，大家辯論起來真有趣。旁邊的人聽到了，又以為我們在開什麼會呢！」

馬先生說，他這次到杭州去住了三星期，看到聽到的事情不少，他說：「別的不談，就是我家裏的傢俱五十件，也被接收去了。我不是漢奸，也不是敵人，既非敵偽財產，為什麼也被接收？這簡直是強盜！我到杭州以後，用接收人員和市政府關防的

日前報載金人在瀋陽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不禁使人想起他在上海的兩次被捕。

金人久居東北，原籍河北，所以他在抗戰時期生的女兒，取名「復燕」，意在恢復河北也。金人是他的筆名。所以題這名字，那是因為他十五年前在哈爾濱時，為了他的妹妹和人家在報上打筆仗，他使用這個筆名寫了一篇文字，以諷時事，意在「願學金人三緘口」也。誰知那次筆仗還是「三緘口」的金人寫了最多的文章，於是，以後他便一直用「金人」做他的筆名。東北作家蕭軍由哈爾濱來滬後，金人經常寄俄文譯稿給他轉交當時魯迅先生所編的「譯文」發表之後，金人之名便漸漸為讀者所熟悉。

八一三的前夜，他從哈爾濱來到上海，那是因為在東北偽滿的統治之下，實在再也住不下去了，而他的父母弟妹則留居在瀋陽。



憶

一九三七年來上海時，曾帶來好幾部俄文譯稿，「靜靜的頓河」第二卷便是其中之一。

蕭軍、舒雲、羅鋒他們離開上海時，他並沒有跟這些老友們一同走，他那時參加東北旅滬同鄉會，開始為抗戰活躍起來。他上大場前線時，曾受重傷一次，至今他的耳朵和面頰上還留着傷痕。

他所譯的「靜靜的頓河」，雖然是世界名著，但是却很難出版。據說，曾經和三五家不同的書店老闆接洽過，但總因為份量過大和其他種種原因，而被原鑒率還了。金人氣得把那部數十萬字的譯稿，壓於箱底，不再聞問。因此，本來計劃繼續譯下去的其他三、四二部，也擱筆不動了。關於這些經過情形，他在「靜靜的頓河」譯本卷首有一篇長序記述。

後來也不知是怎麼一個因緣上，居然和光明書店的王老閣講妥了這筆交易，於是除了出版第二卷之外，還重譯某君已經譯過的第一卷，以及接譯第三、四卷。這百餘萬字的巨著，居然在中國的銷路很好，使那些曾經拒絕出版這書的老闆們，引為憾事。

大概是一九四二年罷，他在上海不能再容身了，於是攜眷去到蘇北。大概過了一年罷，他又回到上海，仍舊譯書。他為新知書店譯了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和「彼得大帝」第二卷，（這幾部稿子被日本人沒收去毀掉了。）但是就在這譯書的時期，在一個天未黎明的早晨，他被滬西的

國破人亡 民窮財竭

消息半週刊稿

馬寅初

公文，給了我一張收條，收條就是收條，傢俱可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樣的接收成什麼話！」馬先生由接收而談到國內大局：「現在已經不是東北問題了。內戰越打越激烈，大家都認識，國民黨消滅不了共產黨，共產黨也消滅不了國民黨，共產黨認得清楚，他們沒有消滅國民黨的意思，所以他們承認國民黨為第一大黨。但是國民黨可不承認共產黨為第二大黨，共產黨在瑞金的時候，要馬上消滅國民黨，但今天他們不會這樣想的。倒是國民黨裏的人，還以為用武力可以消滅共產黨！」

「其實，內戰越打，政府越不利。凡是打仗都是在野黨容易興起，何況現在老百姓這樣痛苦。因為政治不安定，所以經濟不能解決，外國人不肯投資，中國自己就沒有生產。沒有生產，法幣越來越多，法幣多物價漲。生活不夠，於是罷工，引起了社會不安寧。要解決這些問題，第一個要國內安定。」

「內戰應該立即停止，和平第一。真要政治解決，經濟就有辦法。反過

來，內戰不停止，中國還成什麼話！」
「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三兄四弟一條心，門前泥土化黃金，三兄四弟各條心，門前黃金化灰塵。中國自己情形怎樣呢？為什麼不好好合作？」

馬先生曾經在重慶因為出言直率，遭到「奉命考察」的虛份，他說哪裏是「奉命考察」，簡直是充軍，因為在「考察」期內，受盡了監視與凌辱。不過，據馬先生說，他倒在「考察」期內很看了些書，他在這時期內從世界各個經濟學說中探求中國經濟的出路。為此他更恨一些人，他說：「我痛恨特務制度，倒不是小特務個人。」他說：「你只管把我的話用括號括出來，我自己負責！」

馬先生連日忙得很，他說：「除了國民黨以外，他沒有加入別的黨派。」記者會經問他外傳他已加入民主同盟確否？他說他對同盟的一些負責人頗表敬佩，他們沒有什麼野心，不過要求國內和平民主，他們做法很不壞，國民黨員轉入同盟的為數很不少。「如果政府做法再如此，我也會加入民主同盟的。」

最後，馬寅初博士表示，他將在上海小住，因為國內的政局還不穩定，他的許多寶貴意見，還沒有被當局接受的可能。
(金家秀)

金人

憲兵捕過二次 軍國三度逮捕

日本憲兵隊捉去了。關禁了一個月。釋放出來。要他為敵偽做文化工作，他不肯，於是經常有日本憲兵去「訪問」他，和他「親善」。

在這種「訪問」與「親善」之下，他只得放棄文化工作，他改業律師，原來他是東北政法大學的畢業生，本是一個法學家。

但是惡星高照，律師做了不久，為了一件控告回力球場的案子，竟被該場經理唐什麼的和敵偽勾結起來，又把他捉去，關在盧家灣巡捕房。

經過不止一個月的時間，他才重被放出來。

上海又不能待了，又去蘇北，這在一九四五年初。離滬的前後，他窮得沒有飯吃，他賣掉了他藏的書和衣服做路費，欺騙了監視他的日本鬼子，才得脫身。

日本投降後，他遠在去年的九月裏，便以東北人的身份，漂海到東北去了。他的家在瀋陽，他便帶了他的妻子和兒女三人「回老家去」。

在老家，他主要在司法界服務，因為他是讀法律的，他希望以他所學的東西，用着鋤滅「老家」的好逆之用。同時，他因為興趣所在自然又開始了他的文化活動，誰知國民黨軍隊接收瀋陽後，却把這位始終與敵鬥爭的文化戰士，被敵人捉去過兩次的難友，也捉起來關進監獄了。

這是金人的第三次被捕。報載周恩來先生正在設法營救他，但願他能早日被釋，不要未死於敵人之手，却反而被害於同胞之手！

(明德)





人咬狗『四五』年今

怪事本來
年年有
今年怪事
特別多
當年五四
人打狗
今年五四
狗咬人

在廣州，特務
暴徒搗毀了華
商報正報廣州
分社和兄弟團
書公司之後，
有人這樣寫。

六日，香港華商報發表了
廣州分社被搗毀的真相，並刊
出啓事駁斥了中央社曲事實
的報導，在社論裏對暴行事件
提出了抗議，在短評裏給星島
日報正面的打擊，厲聲喝道：
『有勇氣的漢奸站出來！』七
日，華商報副刊上也登了短文
，喝斥『星島日報在吃了一悶
棍之後一盤不剩，偷偷的請了
律師，威嚇華商報，表示要以
香港很受重視的『謾謗罪』起
訴。華商報也請了律師予以回
敬，他們已搜集了足夠的證據
，證明星島日報在香港淪陷期
間以『香島日報』名義，原班人

驚人
秘密

社會局不要你坐電車

(明)

據英電公司當局及工會方面透露：這次英商電車公司罷工事
件，勞資雙方本有妥協的可能。因為罷工一天，工人固然吃不飽
；資方也要少賺四百萬；雙方總不願停。對於工人要求，資方頗
有答應的意思。但是社會局認為要求增加底薪的例子不可開，以
免其他罷工事件引為前例。因此，社會局堅決反對妥協，雙方就
弄得僵僵。如果社會局不讓步，恐怕市民還得多受勞資騷擾呢！



米的悲劇在廣州

就在這邊華僑捐賑祖國
米二千五百噸到達廣州，傳出
了『以一千噸在廣州放賑』的
消息之後，廣州米價漲到了十
萬。

五月初，廣州市上到處是
啼聲，是苦臉，人們像待死的
囚徒似的看着米店牌鏡上的數
字上昇、上昇，有如劊子手的
刀柄高高舉起。

五月一日起，『放賑』之
說實現了。每個警察分局門前
是一條長蛇陣，人們耐心地等
着，有的等了兩天領到了發米
證，再擠三天領到了『十八斤
洋米』。每個分局每天不過發

出三兩百人的米，而長蛇陣中
却每天湧來五六千人。於是，
有多數等了三五天依然空手而
回，有的終於『搶』到了，回
去仔細一看，所謂『十八斤洋
米』原來是一堆碎米和砂石。

賑米不收錢，但却要你付
出生命的代價，『五三』一天
中就擄死了三個人，受傷的十
多個，有一個婦人領出了米，
而背上擔的兒子已經窒息而死
了。

賑米票發出了十萬張六，
萬九千三百多張是直接發給貧
民的，剩下三萬多張發給慈善
機關和公教人員。廣州九十六

萬市民中，總算有十萬人得救
了，十八斤米，大約還可以再
活上二十天。這十萬人之外，
還有無窮享受僑胞的好意的，
他們怎麼辦呢？

他們各有各的辦法的：
一種是搶；五月初，街頭
搶米事件多起來了，他們的搶
法是用碗來裝，用手來抓，頂
多像是一羣蝗虫，能得一飽已
經心滿意足了。他們所搶的總
數也抵不過一家小園積商的一
次交易。但他們是犯法的，有
的就給抓起來，也好，在監獄
裏大概有一碗米湯喝吧。

另一種是死：這是那些已
經失去搶的氣力的人。他們在
那十萬幸運者之外，搶先的倒
下來，在金碧輝煌的馬路旁點
綴上一具一具的路斃屍身，有
勞掩埋隊替他們辦理簡便的後
事。『五二』那天，是埋了五
十三具，『五五』，六十六具
。當然，未經掩埋隊之手自行
掩埋和自行『失足』落珠江的
，也不止此數。

就在領賑、搶米和掩埋的
一幅萬分悲慘的流民圖中，人
們眼睜睜地看着米店牌鏡上的
數字在不斷上漲。
上漲原因，有人仔細考察

過來，據說這該是賑濟祖國的
華僑的罪過，因為自他們捐來
的暹米到達後，投機商和特權
者的眼睛都盯上了米船。於是
，洋米悄悄溜到香港市場上
來，而發給廣州十萬市民的
米却要到廣州市場上搜羅糶米
、碎米和砂石，於是，漲了。
於是，廣州行營居然『發
現』了『竟有不肖之徒，運往
香港轉賣情事』，而飭令救濟
分署署長凌道揚和廣州市長陳
策『澈查究辦』了。

『澈查』，應是到香港市
場上澈查吧，這裏，大酒店裏
正有雪白如玉香味撲鼻的暹米
白飯供君飽餐，想來酒醉飯飽
之餘也就不忍據實呈報了。救
濟分署的招牌，四月間已被飢
民摔碎過，要再踢一次，豈不
又要有的招牌被摔碎嗎？
於是，當局還是推行老辦
法：一、禁釀米酒；二、禁碾
精米；三、每週星期一禁止食
店賣米飯。

每週其他六天呢？
其他六天，推行德政的老
爺們還是可以到酒樓大吃暹米
白飯的，何況其他珍饈佳肴並
無禁例？
(方向寄自香港)

馬蘭蘭出版，老蘭還是那個「拚將頭顱送東京」的虎豹別墅的主人。華商報的「打狗」，還不過是大事中的一個小插曲，主腦還是廣州特務的暴行。

廣州特務搗亂華商報還是第五次。過去是搗報、打架放蜂、放蛇，這回是攻城奪池搗毀一空、揮尤搶掠。華商報廣州分社和兄弟圖書公司的書報現款都被搶光了。「兄弟」有五個店員因保衛庫存和貨架而被「勇士」們打得頭破血流。

反動派藉強迫學生遊行進行搗毀計劃，事後把責任推在學生身上，甚至有什麼「五四愛國運動大會」也在發出消息，用學生集會的口氣假惺惺地表示遺憾。

直到今天，廣東當局對這事件還沒有任何措施，也沒有任何表示，只是繼續放任特務在廣州車站和街頭毀劫由港運到的華商報和正報。

抗日名將蔡廷鍇、張文，民主同盟南方總支部主席李章達實在忍無可忍了。他們直接給行營主任張發奎、省府主席羅卓英、贛州市長陳策聯名信，要求切實保障人權。

這是人民對暴行事件的進一步答覆。(高天寄自廣州)



浙江「官不聊生」

二月間，杭州米價由二萬元漲到六萬元，就爆發了「打米店」風潮。浙省公務員同樣沒有法子生活，但他們不能參加打米店，就首創了「總請假」——「總辭職」的辦法，不上一旬，浙省境內的安吉、吳興等縣都實行了。

現在，省級公務人員的新俸是五、六萬元左右，但是其中新增加的部份常常還待補發一文了。縣級公務員的待遇比省級要低上一級，祇有二萬多元，甚至縣政府現任科長、祕書，月薪也祇有二萬五千元。鄉鎮公所職員還要次一等，僅一萬五千元至二萬元。

浙江省一向對教育是重視的，可是，現在各縣小學教師月薪祇有一萬五千元。今年在浙江有許多學校自動關了門，因為沒有經費。杭嘉湖是浙省最富庶的地方，過去教育很發達，現在欠薪已在三月至五月以上。有若干學校，教師們已

吃了三個月以上的素食了。另有一個學校，教師們天天以螺螄下飯，這就是他們唯一的營養品。

浙省自衛團隊近來常常發生譁變，原因很多，但是吃不飽飯，是其中的大原因。他們每月祇有伙食費六千元，比了警察月入還少二千元。警察拿八千元月餉，因此工作情緒低落，對於治安的維持表現不出成績來；四鄉天天有劫案，杭州嘉興等大城市裏，連白天也出現搶劫。

「官不聊生」的現象是很普遍呢？普遍的。不過，少數能另立「財政」的官，還是辦法大大有。譬如：大官兒請客，非他們月薪內所能開支；小官兒討小老婆、跳舞、玩女人，一賭數十萬元，也非他們月薪所能說明；做校長的，措油；做鄉長的，上下其手。在民間有一結論說：做「主管」的，有錢的，有權勢的，沒有良心的，也就是有「生路」的。

(玲珍寄自杭州)



革新運動在安徽

安徽省主席兼省黨部主任委員李品仙，自從到重慶開完二中全会回來，就提倡了一個「革新運動」，以便推行所謂「建省計劃」。

原來三月裏，當二中全会在重慶進行的時候，重慶十七個大中學校的皖籍學生，跟這位李主席開了一個不

大不小的玩笑。他們招待皖市新聞界，聲討李品仙主席八年來虐民暴政，他們遊行、喊口號、散傳單、寫標語。這個爛污拆得李主席太難看了，邀請歙縣皖籍軍人劉

和鼎出面與學生們協商，并許以如此事不再發展，可以金錢津貼之。但是劉和鼎却在皖省旅渝同鄉招待出席二

中全會的皖籍中委會上，把這事全盤托出，學生們經過一說，更是火冒三丈，一定吵着要見蔣主席，說一說這一個情由。

南京各大中學校的皖籍學生，聽得這個消息後，也照樣來了這麼一套；上海各大學的皖籍學生，也響應着

民衆是不敢發作的。祇有年青的學生，他們拿出熱情和勇氣，站在李品仙刺刀還够不着的地方發這樣的叫喊。

李品仙并不怕這些叫喊，但是他怕另一些說話的人。於是：「你說我做得太不像樣子，我能改革呀！」「革新運動」就在這種情形下廣運而生了。現在，十多名廣西籍的縣長被「革」掉了，一部份中學校長也「革」

掉了，換上的是一批親桂派的安徽人，這總算是「革新」罷！還有開革新運動大會，組織幾個官辦的革新運動委員會，不也是真像「革新」嗎！（李飛寄自合肥）



再談王震將軍

王震將軍和他的部隊不

隨時準備給日本鬼以慘重的打擊。

但是在戰場上專打勝仗的常勝軍，他和他的部隊還在生產的戰場上打過一次大大的勝仗。這在世界的歷史上是很少先例的，因為王震將軍終於領導了他的一萬部下完成了中共中央『自給自養，減輕人民負擔；擴大生產運動』的指令，為其他的中共部隊起了先鋒、和模範的作用。

這樣的史詩寫在南泥灣的生產戰場上，而王震將軍便是這首英雄史詩的作者。南泥灣本是一個田地荒蕪，人跡絕稀的苦地方；王震將軍和他的部隊到那邊的時候，沒有窩洞，更沒有屋子可住；沒有食物，沒有農具，更沒有農人願意替他們工作，當時國民政府又無分文軍餉發給延安。王震將軍面對的是：要他的部下餓着肚子，或者加重着人民的負擔，而進行作戰，否則就得設法自給自足而同時又

但這些困難在王震將軍的果敢領導之下全告解決了。在他的士兵同志中間展開了廣泛的討論，說服那些抗敵情緒激昂的士兵同志，為培養戰力的生產戰而鬥爭。他又把他的部下劉隊長在山上破廟里發現的一隻古鐘，重達二千磅的古鐘冶製成了許多工具而解決了墾荒的困難。

這巨鐘的故事在南泥灣是編成了劇本在搬演着；到現在，南泥灣的貧困也改變了。三萬五千畝的荒地上有了穿着白色短衫褲的人在耕種。南泥灣的農民有了新的農具，南泥灣還有了清潔的窩洞、食堂、俱樂部、醫院和療養室。王震將軍的軍隊呢，每十個人有了一頭牛、十隻羊、五隻豬，每一小隊至少有着二百隻雞、許許多多的鴨子和兔子。他們變成了喫得最好、營養最好、死亡率最少的部隊，但是他們沒有

化費納稅的人民一分錢；相反的，他們却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幫助了人民。

王震將軍在非軍事方面，又是一個熱忱熾烈的教育家，雖然，他坦白而又謙虛地承認說：『我自己還是個不大識字的人。』

他非常關心他的部下的文化進步。在他面面週到的領導之下，他使南泥灣這個小地方不唯變成了一個生產事業的中心，一個近代的軍事訓練場所，而且也使這地方變成了一所忙碌的學校。在這所學校裏，他使中國士兵那種枯燥乏味的生活變成了一種意義豐富的生活。他繼續不斷地改進了士兵們的文化和政治水準，到現在，在王震將軍所率的士兵中：

識五百字以下且能書寫的佔百分之二〇

識五百字以上且能書寫的佔百分之四〇

識千字以上且能書寫的佔百分之四〇

在全中國，文化程度這樣高的軍隊又有幾支？有人曾經問過王震將軍這種驚人的學習成果是用了什麼方法造成的，王震將軍的回答

是簡單的：

「共同討論。」他說：『因為在這種教育中，每一個人所表白的觀點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如有錯誤，就立刻想法說服，不用命令，而用討論來想法說服。』

中共的名將賀龍說，王震將軍治軍太嚴。王震將軍自己也承認這過失。但是在王震將軍足跡所至的地方，士兵們終用笑來迎接着他。真的，王震將軍的部下是沒有一個不喜歡他。實在說，王震對他的部下也是無處不存有真摯的感情的。有一次，他就曾因為幫助他的部下工作，而讓煤包壓壞他的腳。他們同着甘苦，同着戰鬥，王震將軍真不愧是一個民主軍人，他的隊伍呢，也真不愧是一支名符其實的民主軍隊。

(夏漢)



最近特魯

卑爾森 (Drew Pearson) 的

杜魯門相形見絀

華盛頓花絮」中，有一則「花絮新聞」：康薩斯城若干人士提議將康城的第十五街改名為「杜魯門路」，以崇敬杜魯門總統。獨立城的市長羅傑·式門氏也主張將康城與獨城間的一條五哩長的幹路改名為「杜魯門路」。這條路原來的名稱是范項路。范項是一八五五年時康城的市長，他曾經舉辦了康城第一張報紙。後人紀念范項，就把這條路這樣命名了。

然而，這些提議遭到當地農民的激烈反對，他們反對更改路名，他們認為范項是值得永久紀念的。杜總統固然偉大，却不能竊取了別人的墓碑來顯煥另一個人。這件改名的事就礙難通過，不能實現了。

前些時看見報上登一條消息，郵局方面希望市民寫信時，非但要寫明街道名稱，必須

本刊合訂本

第一冊出版了
第一期至十期

精裝一巨冊 各處
售洋二千五 均售



張競生辦學院

張競生是廣東梅縣人，個子不高，結實而烏黑的肌肉，頗着儉樸的服裝，看去和種田農夫一樣，那裏像位作家。要說他是哲學或性學博士，更沒有人會相信。他的口才很好，說話總是滔滔不絕，使對方很難有插言的機會。

他常常談到賽金花，每當她談到賽金花時候，關於她的漂亮美麗，怎樣墮入風塵，怎樣做了欽差夫人，怎樣在外國出風頭，怎樣和德國軍官發生關係，又是如何不容於大家庭，一直到她老年。他很同情她，

當獨個兒在北平的時候，他說，我們很應該幫助幫助她！他和劉半農二人，可說是賽金花生前的二位知己。

在閒談中，他有時也談到青年男女的愛情問題。他認為女子應該這樣的：男子挑水，她也能够同挑。男子去打仗，她也拿手槍同去打仗。男子去寒地或熱帶帶整荒開闢，她也同去。如此，方配稱真正的愛情。

張的前妻是服斷腸草自殺的，另一位愛人捲筒，也脫離他而跑了，所以他的愛情論，或正是他自己的夫子自道。

張留法多年，法國人對女性的禮貌，他沾染了許多。據說他朋友中有見了女人不脫帽的，時常要受到他教訓的。

張在北大任教，當時因編「性史」，曾引起社會對他的責難，於是他就脫離了北大。民十八年，他在上海辦美的書店，出版了許多浪漫派叢書，因而遭到了當局禁止。後來他又著了一部「食經」，提倡營養食物，他由性而食，這大概是孔子所說：「食色性也！」

後來，他在故鄉造林開墾，一直到抗戰時，沒有停止過。最近，有一位朋友告訴我，說張先生想辦一所「農林學院」，造就農業人才，適應建國時的需要云云。（司空）



人物趣味

沈從文到北大教書的第一天，上講台後被台下數十對注視的眼睛望得說不出話來，便在黑板上用粉筆大書：『請等三分鐘。』三分鐘過去了，還是說不出話來，又用粉筆大書：『請再等三分鐘。』

蕭乾在歸國途中，與他同來的有他的中英混合種的新婚太太，這位新娘子還不會說國語。

蕭乾原名蕭炳乾，念起來太像『小餅乾』，這使他下決心把『炳』字丟掉，纔成了蕭乾。

轟動一時之毛澤東氏的『沁園春』詞，已由作曲家何滿子譜成樂曲。毛氏此詞雖引來甚多異議，但對其在文學上的造詣大家意見則均屬一致，認為實足以表現毛氏的氣度與胸襟。毛氏善屬文，且善改文章，經其稍加點染的即立見精神。在延安常有人送文章求教，毛氏總於百忙中抽暇潤色，從未拒絕。延安解放日報的重要社論，毛氏亦常常親予修改。

中國僅有的兩個舞蹈家，一為戴愛蓮，一為吳曉邦。吳現在延安。戴的舞姿甚為重慶觀眾歡迎，不久前演出的邊疆舞深得好評。某方面人士且曾建議戴特為蔣主席獻舞一番，不知何故終未實現。（新生）



金素琴嚴拒漢奸

嚴偽侵入上海租界之前，有在某報每天寫阿毛（不是阿貓）阿狗信箱之徐某人，亦算是民國初年的戲劇家之一，曾代表敵人的什麼電影戲劇方面，親自跑到名青衣花旦金素琴小姐家中，拉她去東京寶塚劇場表演。金嚴拒之，面斥其無恥。彼悻悻然說：『看你還要在上海住下去！』

接着是金素琴出走香港。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起前幾天，她返滬取衣箱，遂被困在完全淪陷的上海。徐某來逼更甚，素琴乃開關去桂林、昆明、重慶、成都等地。在內地頗得各界歡迎，查素琴所演多抗敵故事也。今茲勝利，素琴歸來，近且登台於虹光。而該徐某依然在某報寫其每天見報的阿毛阿狗信箱。想該阿毛阿狗的當初威逼名伶到東京去，也是所謂奉命地下工作吧。（金陵人）

寫明那一個城市。本市的，也應寫明本市。因為自從勝利以來，各地紛紛接收，大員到任，第一件事就是改路名，路名弄得相同的太多了。甲市有什麼路，乙市也有，丙市也有，丁市也有，路名也有上海人所謂『一窩蜂』之概。宜乎郵局要這樣叮囑寫信人了。

杜魯門總統，地位不可謂不高矣，康薩斯城和獨立城的人們應該感到『自從出了大總統』的光榮吧？把什麼第十街、范項路改一改名字，一方面身為居民的有了光彩，一方面，總統也領受了你們一番盛情，說不定派幾個官給你們做做，何樂而不為？

而竟然他們反對這件事！這是當地人民的頑固不化，還是杜總統的威望不夠呢？當地人民不怕人家控告他們『不敬元首』嗎？不怕總統御恨在心，以致遭受不利嗎？——這些我們是不會瞭解的了。

因為照我們的腦筋想起來，美國的每一個城市鄉鎮的什麼長，什麼長，應該懂得一般的所謂為官之道。這種改路名的惠而不費的事，為什麼不積極地幹？

杜魯門總統！你的命運並不好呀！（柳淺深）

江 錦

口路龍環路龍華 菜酒·室茶
首北園公興復

方 大 亮 漂



染 自 織 自

司公限有份股廠理整織染衣內光新
號七六一二八：話電號七十二路班呂梅上

藥新病膚皮療治

含有
(磺酸類)
之外用
藥膏

膏 藥 綠 亞 新

士醫孫科皮
處專克專膚
方博維家病

效膚菌有許滋膩，等衣污，細芳常驗，等傷瘡病皮治。特
。之濃殺，少後刺物着染不膩香，非靈症口瘡及癩瘡。長
售均厚藥大各造製廠藥亞新

均商公
售店司

襪 花 福 康

最花最式
新式多樣

品出譽榮司公限有份股廠造織福康海上

膏牙學化之步進最
一第効功蛀防菌殺

膏 牙 龍 治 消

品 出 名 著



廠 藥 誼 信